

I

— 新默示錄 —

亞歷山大・雅格森伯格・弗蘭・諾德蘭

*En Berekjtels åf  
Alexanðr Jagsenberg fråñ Norðland  
Før Stað åf Hongkong*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日，世界末日降臨……

# — 目錄 —

第一章 — 困難模式

第二章 — 背水一戰

第三章 — 不死的不死川

第四章 — 大掃除

第五章 — 返家

第六章 — 若隱若現的希望

## 第一章

# 困難模式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小西灣福華中學

「…醒醒…快醒醒…」

是誰…在呼喚我？

「…翔…快醒醒…事態有點嚴重…」

嚴重…？

「啪！」一記巴掌打在我的左臉頰上，痛楚驅使下，我連忙跳了起來。

「啥？！」我正坐在地上，身體和冰冷的地板之間只隔了一張有點厚的棉被。環視四周，我正處於一個凌亂的課室內，原本應該是門口的地方被一堆桌椅堵住了。

課室沒有開燈，只有從窗外透進來的些許光線。看見不遠處的時鐘，早上七點整。夏天的清晨有點熱，我的背脊正流著汗。

「翔！」胡月亭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我轉過身，看到了穿著校服的她。她有著大概及肩長的黑長直頭髮，末端有紫藍色的挑染。據本人說，她的頭髮只要到那個長度就會變成這樣的顏色。她校服的裙角有點撕裂開了，沒記錯的話，是幾天前混亂中被殭屍抓爛的。

「你終於醒了…我們的食物已經快吃完了！」大概是不想吵醒還在睡覺的黃老師吧，月亭的聲音很小：「我的書包裏面也只剩下最後一塊麵包了！」

一切都得說回幾天前，那天是六月八日，星期六，新聞報導了幾起關於俄羅斯平民失控到處咬人的事件。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直到第二天，新聞又報導類似的咬人事件在法蘭克福機場發生，死了幾個警察。事情似乎嚴重起來了，一些失

控的平民被抓獲，發現他們不會對人話起反應，只會一味攻擊。一些學者對他們進行研究卻沒有什麼收穫。直到再一天之後，六月十日，大概是上數學課的時間，學校的警鈴突然就響了，不知怎的樓下似乎發生了點騷動，我們班就循著聲音從走廊窗戶看下去…只記得當時看見一群滿身是血的人爬過學校圍牆，動作僵硬地走進我們的學校。之後是聽到樓下傳來陣陣尖叫聲，然後我們班就恐慌起來了。過了沒多久，那些人好像入侵了五樓，黃老師就連忙帶我們回去課室。半途中那些人追著我們跑…混亂之中有人被攻擊了…有人跑太慢被咬了…回過神來，就只剩下我、月亭和黃老師在課室裏面。我們爲了守住課室，把桌椅和書包都搬到門前面，用這些重物擋住門……

「…翔？」月亭的聲音把我從沉思中喚醒。

我比了一個「停」的手勢：「驚慌是沒用的，讓我思考一下…」

這兩天，我們靠從同學書包找出來的水和食物生存，通常翻到的會是吃一半的三文治或者小賣部買來的撈麵。畢竟是別人吃過的，我們一開始不敢吃，直到我們吃完了自己帶的午餐，我才戰戰兢兢地吞下鄰座的意大利麵。非常不幸地，我們班帶飯的人並不多，短短兩天，三個人每天三餐就已經吃完了。

「時間都已經過去兩天了，應該不能指望可以從其他課室找到新鮮、安全的食物。畢竟這些食物在室溫放了這麼久，細菌早就大量增生了。」我分析道：「另外，我們要怎麼逃出這個課室也是一個問題…」

「黃老師，起床！」我走到還在睡覺的黃老師身邊，搖醒了他。

「怎麼…」黃老師緩慢地爬起身：「幾點了？」

「黃老師，我們的食物已經吃完了，繼續在這個課室待下去也不是辦法。」我解釋道：「我們必須做點什麼，否則撐不了幾天！」

黃老師從容不迫地戴上他的眼鏡，又整理了一下灰藍色的中山服，隨後說道：「你們先冷靜一下，食物的話還是有的…」他說著走到燈的開關前，打算打開燈。

他按下了開關，但沒有任何反應，房間仍然是那麼的黑。他又嘗試按下其他所有開關，課室還是沒有任何變化。

「…難道…？！」我的腦海想到了一個最糟糕的情況，連忙檢查隔夜充電的手機，只見手機的電量維持在 34%，沒有顯示充電的通知：「果然…停電了。」另外，我還發現到另一件事，手機似乎收不到網絡：「到底發生了什麼？」

黃老師低頭沉思了一會，突然，他猛地抬起頭，又欲言又止。

「你想說什麼？」我急忙追問道。

「…沒事，我不小心往最壞的可能性去臆測了。」黃老師解釋：「我不想說出來讓你們恐慌。」

「沒關係，請你說出來！」月亭也追問道。

黃老師猶豫了許久，糾結著到底應不應該把那個「假設」說給我們聽，最後，他說道：「好吧…首先，你們知道發電廠發電需要什麼條件嗎？」

「條件？燃料嗎？」我回答。

「正確了，那燃料是怎麼來的呢？」



「…從礦井挖出來的？」

「正確，但香港本身並沒有這些資源，所以都需要進口。」黃老師解釋：「說到進口，當然就需要有人來操控貨船火車了。」

「…也就是說！」我立即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恐懼從我的心頭湧出。

「正是如此…另外，發電廠也需要有人操作才能發電，所以…香港的發電廠大概已經全數淪陷了吧…南丫島、大嶼山和新界應該都被殭屍佔領了。」黃老師說：「發電廠沒人，街道也危險得無法運送燃料，當然就全市停電了。」

「——停電的影響還不止這樣…你的手機是不是收不到訊號？」

我連忙點頭。

「你回想一下中三的科學課，還記得什麼是全內反射嗎？當時我有和你們淺談光纖電纜的運作原理：光纖的一端會有發射裝置（通常是發光二極體或者激光）將光脈衝傳送至光纖中，光纖的另一端的接收裝置使用光敏元件檢測脈衝。」

「——我上面說的動作必須用到電，既然全城停電了，那就沒可能會有網絡了。另外，香港的水管是建在地底的，沒有辦法僅靠引力來把水輸送到各家各戶，必須有水泵才可以提供足夠的水壓。既然現在全城停電了，那我們也不用指望有水能用。」

黃老師說的話就如同晴天霹靂，重重地打擊了我們——失去了電，就代表無法使用電器和為手機供電，甚至無法照明；失去了網絡，就等於失去了和外界聯系的方式，無法求救；失去了乾淨的水源，我們就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無法滿足…

「…我…我們該怎麼辦？」月亭弱弱地問。

「事到如今，我們已經不能指望發電廠能繼續運作。」黃老師說：「但很幸運地，我們的學校其實有一套太陽能發電系統，它的控制室在八樓，也就是學校頂層。這套系統目前並沒有啓用，如果我們有辦法突破重圍抵達那個機房並拉下總閘的話，太陽能電板就可以為整間學校提供有限的電。」

「這樣的話，電的確是有了，那應該就可以用來煮水，但是…食物怎麼辦？」我問。

「我們學校食堂的飯是在飯堂廚房處理的，廚房裏面除了煤氣爐之外還有兩台電磁爐，也有電子炸爐。」黃老師說：「廚房裏面當然也有冷藏庫，只要我們有電，就可以用冷藏庫長時間儲存食物，當然也可以用電磁爐煮食了。」

月亭聽到這裏眼前一亮，連忙說道：「我會做飯！我絕對能幫上忙的！」

在初步整理了現有的情報後，我們立即就開始了討論。

首先，要抵達八樓，我們需要從目前身處的六樓走兩層樓梯——我知道這是廢話。不過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學校到處都是殭屍，想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安全抵達機房是沒可能的。再者，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殭屍是否團結，假如我們被發現了，會不

會一整群都衝過來呢？

爲了防止一出去就送死，我們想到利用課室的桌椅，每個人都拿著一把椅子，背靠背形成一個圓，哪個方向來了殭屍，就用椅子推開。當然，如果殭屍的力量很大的話，那我們就是送死了。我們也想不出什麼後備計劃之類的東西，此行可說是破釜沉舟。畢竟我們已經沒有食物了，再留下去也是死路一條，那還不如死得痛快一點。

關於武器的討論告一段落，下一步是路綫…

我們的學校有三條樓梯，一條在走廊的這一端，另一條在對面，第三條叫「中梯」，在走廊中段。黃老師的提議如下：在離開課室之後，任意選一條樓梯繼續我們的旅程。每一條樓梯都可以抵達八樓，要麼其中一條樓梯有最少的殭屍，要麼每一條都那麼多，這是我們無法決定的。總而言之，一決定好路綫就立即往八樓飛奔，絕不回頭。到了八樓之後，我們解決在那邊的所有殭屍，使區域安全之後，我們就啓用發電機。

到了這一步，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需要做的事情。下一步，我提議前往七樓。

七樓是我們學校價值最高的樓層之一，飯堂、校園電視台、圖書館、科學實驗室、電腦室都在七樓。七樓絕對有不少能派上用場的物品，只要我們成功佔領這裏，封鎖前往六樓的樓梯的話，殭屍就進不來七樓和八樓了。有了電，有了資源，有了廚房，我們就可以暫時歇口氣，慢慢研究清除學校裏面殭屍的方法了。

我們的計劃雖然並不完美，但飢餓和短缺的資源不允許我們更加詳細地計劃。至

少，我們的目標明確，有這點就很足夠了。

我們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出發……

§

## 第二章

# 背水一戰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小西灣福華中學

時間大約十點半，我們挪開了擋住門的桌椅，每人拿著一把椅子出發了。來到了走廊，我們立即圍成一個圈，舉起椅子對外。我仔細掃視整個走廊，發現殭屍的數量比想象中少很多，肉眼可見只有幾隻，還沒有發現我們。我頓時萌生出了到其他課室觀察的念頭，就讓黃老師和月亭等等，自己獨個兒走到隔壁課室向走廊的窗戶前。只見課室內人去樓空，桌椅亂糟糟地倒在地上，黑板上還有未擦的板書。

我一無所獲，只好哭喪著臉回去找他們。

「看來，這一層除了我們三個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了。」我說：「走吧。」

我們選擇了最接近的中梯，當我們到了七樓的時候，兩隻殭屍怪叫著朝我們襲來，看上去是同學變成的。

「來了，攻擊！」我指揮道，率先衝了出去，利用椅子和體重推倒了其中一個女孩體型的殭屍。那殭屍不斷地掙扎，雙手不停揮動。

黃老師見另一隻殭屍準備撲上我，舉著椅子衝上前，也推倒了它：「快，打它的大腦！這樣應該能行！」

「可…可是…它們是…」看著眼前的殭屍，我卻不忍痛下殺手，尤其是看著它們那和人類無異的面容。

被我推倒的殭屍大吼一聲，想用手抓我，我迫不得已只好舉起椅子砸了下去…

「哐！」椅子輕易就砸碎了殭屍的頭骨，一些血液濺了出來，那殭屍也再也沒有動。同一邊，黃老師也砸死了他身下的殭屍，我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月亭看著兩具無頭屍體，嚇得說不出話來，她兩腳一軟，跪在地上。

根據制服上面的名牌，我們得知它們是二年三班的同學。不能再耽誤了，我們得在被其他殭屍發現之前到八樓去。

「快起來！」我伸手拉起月亭，和黃老師一起頭也不回地向八樓奔去。

到了八樓，黃老師帶頭推開了門，到了天台。我們快步經過太陽能板陣列，又推開了控制室的門。

我們本來擔心控制室裏面會有殭屍，但非常幸運地，那並沒有發生。

「好了，現在…」黃老師立即開始埋頭研究起來：「這個系統該怎麼啓動呢…」

「黃老師，這裏好像有說明！」我把在門後面找到的一本冊子遞給黃老師。

黃老師接過冊子，飛快地翻閱起來。

「拉下這個…」黃老師說著，把一個鐵盒子旁的閘刀拉下，隨著一些滋滋聲，控制室的燈閃爍了幾下之後亮了。

隨後，一個設在控制室頂部的警報器響了，它聽起來像是走火警鐘，叮鈴鈴地響。

「這是…」我們很快就想起了三天前的情況，當時殭屍入侵校園的時候，就是這個警鈴在響。

黃老師看著說明書，隨後揭開桌上一個裝置的玻璃罩，然後按下了紅色的大按鈕，鈴聲就停了下來。

「剛剛那是？」月亭問。

「應該是一個安全裝置，我記得校長曾經告訴過我們這些老師，如果有人從我們學校的鐵絲網圍欄翻了進來，就會觸動這個警報。」黃老師說：「此前應該是因為停電的關係吧，警鈴沒聲音了，現在我們恢復了供電，警鈴就重新響了。」

這時，我看見一些殭屍正緩慢地從中梯敞開的大門走上來。

「兩位！殭屍上來了！」我立即提醒月亭和黃老師：「絕對是剛才的警鈴！」

我們立即帶著椅子衝出控制室，在它們完全爬上來之前擋住了中梯。隨後，我們分頭去鎖住了前梯和後梯的門，讓殭屍只能從中梯進入。

「現在怎麼辦？？」我急忙問道，希望得到一個回答。

「推！把椅子推下去壓死它們！」黃老師說：「根據我們上次的戰鬥，殭屍全身應該很脆弱——」



沒等黃老師說完，我就把椅子推了下去，那些殭屍像骨牌一樣倒了下去。沒等它們爬起身，我提起樓梯間的滅火筒丟了下去，滅火筒滾下樓梯壓住了幾隻殭屍，砸爛了它們的頭。

我們趁更多殭屍來臨之前，馬上沿樓梯跑到七樓。我們把中梯前往六樓的路給封了起來，用的是在七樓找來的檔案櫃、桌椅之類的雜物。隨後，我們往左走，想到前梯那邊堵住往下的路。突然，一些殭屍發現了我們，步履蹣跚地朝我們過來。情急之下，我們只好躲入最接近的化學實驗室。

「快…快堵住門…！」我急忙說，突然，我看見實驗室的角落有幾個人影。我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是五個躺在地上的屍體。看上去是高年級的學生，每個人的手腕上都有一道傷口。

沒時間了，我連同黃老師和月亭，把一張大型長方桌推到門口，堵住了門。那群殭屍在外面推門、敲打玻璃，但無法推開，我們暫時安全了。我們鬆了一口氣，癱坐在地上大口喘氣。

「我們…這個桌子…不能…一直擋住它們…」我幾乎上氣不接下氣，心臟快速地跳動：「對了…快來看這…」

我領兩人到剛才發現的屍體前，只見地上有一大灘鮮血，看上去流出來不超過一天。根據胸前的名牌，他們都是五年級生，分別是四名二班和一名一班的同學。在這裏的原因也不清楚，現場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筆記，只有一把沾血的美工刀。他們的手腕都有幾道很深的傷口，想必是切到動脈了吧，這樣的話血根本止不住。

「就我看來…他們…應該是事件發生之後趁亂來到這裏的…」黃老師雖然還喘不過

氣來，卻還是努力地嘗試分析：「應該是絕望了，才割腕自殺的吧…可惜我們沒趕上…」

我們因此沉默了一會，月亭不敢直視那幾具屍體，此時此刻，我相信我們都在想同一件事：下一個自殺的，可能就是走投無路的我們。

突然，一聲清脆的撞擊聲打斷了我的思緒，只見實驗室大門的玻璃已經被殭屍打破。它們的手伸了進來，當然碰不到我們，但這也足以給予我們相當的焦慮。

「快點，可以派上用場的東西都給我找出來！」我號令道，隨即跑入素材室。

來到素材室，我的大腦飛快地思考：【劇烈的化學反應…劇烈…鈉…硝化甘油…】我的眼神在架子上飛快地掃描，終於找到幾瓶鈉。

黃老師跑了進來：「皇甫，讓一讓！」

我把那三瓶鈉放在旁邊的桌子上，讓開了路：「您要找什麼？」

「濃硝酸和濃鹽酸…有了！」黃老師把兩瓶玻璃瓶拿了下來，飛快地趕回實驗室，我連忙帶上找到的鈉跟上。

回到實驗室，黃老師戴上一雙一次性手套，又找出一個大燒杯。同時間，月亭提著一把有點長的消防斧過來：「我找到了這個！」

「很好，先放到桌上。」黃老師回答：「我現在要調配王水，也就是硝基鹽酸，你

們離遠點。」

他把大約 300 毫升的鹽酸倒入燒杯，又把大約 100 毫升的硝酸倒入，隨後拿起混合物往門口走去。到了門口，他打開了旁邊的窗戶，然後迅速把王水潑了出去。然而，效果看上去似乎不是很好，只有幾隻殭屍因此而倒地。

這時，我似乎看到一個人影跑過窗邊，往右邊跑了過去，我提醒兩人：「喂！好像有幸存者喔！」

「在哪??」月亭問。

「好像往飯堂的方向了！」

「皇甫，你能嘗試用斧頭攻擊嗎？」黃老師問道：「這樣一來我們應該就可以突圍了…應該。」

我二話不說抓起了消防斧，爬上了堵住門的長方桌，然後朝那些伸進來的手砍了下去。斧頭卡在了木門上，砍下了一隻手。我連忙拔出斧頭，指揮：「你們把桌子往後拉！」

「欸？真的要這樣做嗎？」月亭被這個建議嚇了一跳：「它們會跑進來欸！」

「相信我一次！」

兩人沒辦法，只好照做，隨著桌子被拉動，那些殭屍推開了木門。我見狀連忙揮動斧頭，精準地砍斷了幾隻殭屍的頭。眼前還有十幾隻殭屍，我頂著噁心，不停地揮砍，直到它們全部被殺死為止。

我們暫時鬆了一口氣…

「快追，去飯堂！」我又指揮道。

此時的我們已經是大汗淋漓，汗水沾濕了我骯髒的校服。但是我們不想錯過這個和幸存者相遇的機會，一路斬殺殭屍，一路前往飯堂。路程大約十來公尺，我們卻像百米短跑一樣累，月亭建議先封住這邊的樓梯。路過男女廁所來到後梯，我們如法炮製，搬來一些雜物堵住了路。如此一來，能通往六樓的就只剩下前梯了。

事不宜遲，我們進入了飯堂，飯堂很大，但沒有開燈。放眼看去是好幾排的長方桌和座位，飯堂盡頭是前往廚房的門，是敞開著的。

「兩位…前面可能會是幸存者…也可能會是殭屍…準備好了嗎？」我說道。月亭和黃老師點了點頭，我打頭陣，舉著消防斧慢慢走入廚房。

進入廚房，這裏是一個不算小的空間，有幾台煤氣爐、炸爐和電磁爐，也有不鏽鋼桌子用來備料。我們繼續走，找到了冷藏庫的入口，那是一個很重的金屬門，我費了點力氣打開了門，一些冷空氣颯了出來。冷藏庫並不大，幾排架子放了幾個紙箱，應該都是食物吧，還看見一整排罐頭。

突然，一個人影從架子後面竄了出來，我還沒反應過來，那個人就從我身邊穿過。

我轉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孩，穿著我們的校服，看上去應該是低年級的。她很警戒，站在一台炸爐旁邊盯著我們，眼露兇光，仔細聽，她好像在低鳴。

「好像是殭屍…你們看她的牙齒…」月亭有點害怕，躲在我身後。經月亭這麼一提醒，我注意到了女孩的犬齒，比正常人更長，這也是我們之前戰鬥過的殭屍都有的特徵。再仔細端詳女孩的外觀，烏黑的頭髮大概及胸長，微捲，有些破碎的黃色挑染。皮膚蒼白透紅，她的眼球是全白的，看上去像是翻白眼的樣子。

「看上去應該是…」我說道：「我觀察一下…」

那女孩聽到這句話，退得更後了，鳴叫聽起來也更具敵意，死死地瞪著我手上的消防斧。

我往前踏了一步，那女孩「噉！」地叫了一聲，警告我不要再靠近。隨後，她身子一閃，消失在我們的視線。我連忙追上去，卻只見她奔跑著逃離了廚房，我沒有追上去。

「不追上去嗎？」黃老師問。

「對方只是在逃跑，似乎沒有要傷害我們的意思。」我回答：「現在我們先看看冷藏庫有些什麼吧。」

回到冷藏庫，我們開始點算物質。

...

「這幾箱都是蔬菜吧…好像有馬鈴薯…番茄…」我打開了一些紙箱，查看裏面的內容物：「好像還有雞蛋呢…」

「這邊有凍肉！」月亭報告：「一整箱都是豬排，還有三文魚！」

「應該就是吉列豬排餐和三文魚扒餐的原料吧…」我說：「我這邊找到十袋米喔！加起來有 80 公斤。」

「沒水也不能煮這個吧…要水的話，我們就要冒險跑去藍灣半島岸邊撈海水了，然後帶來蒸餾。」黃老師說：「啊，這裏有兩箱意麵！」

除此之外，我們還找到了數不勝數的罐頭，有午餐肉、火腿、肉醬罐頭之類的食物。

「好，立即來煮一餐吧！拜托了，月亭。」

「嗯！」

§

### 第三章

# 不死的不死川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根據我們手機的時鐘，現在的時間是下午十二點半，我們正圍坐在飯堂的一個角落，吃著月亭做的午餐。她做了一碟馬鈴薯炒豬肉片，加上一碟菜心。

「這個不錯呢！調味不會太濃，也不會太乾硬。」黃老師手上的筷子夾著一顆馬鈴薯粒：「月亭你很常做飯嗎？」

「這個嘛…我父母很忙，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只能讓我來煮了。」月亭說：「一開始我也只能自己一步一步地摸索，父親有空做飯的時候我就在一旁看，就是這樣慢慢學會的。」

「原來如此…但你父母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母親是醫院助理，從下午到深夜上班，父親好像是某間小公司的文員，經常加班。」月亭說：「每天放學，我要先到街市買菜，回家之後就開始準備自己和父親的晚餐。」

「沒想到你這麼忙呢…即便如此還是有辦法交齊作業，真是辛苦你了。」黃老師說：「皇甫，你家又是怎麼情況的呢？」

「啊？我…」本打算旁聽兩人對話的我突然被問話，顯得有點緊張：「我在家的時間一般會用電腦玩遊戲，不然就是研究怎麼寫網頁之類的…」

「溫習時間呢？」

「那種東西需要嗎…我每次考試都是順其自然的欸…」我回答。

「騙人，你 ICT 每次都幾乎滿分！數學和英文也那麼高分！」月亭插話：「雖然我的



英文也差不多高分啦…」

「我玩遊戲是用英文玩的，打程式也是用英文查的，甚至和網友聊天也是用英文聊的，你覺得我英文會低分嗎？」我笑說：「你英文會溫習嗎？」

「我…雖然我也沒有溫習過英文…我看國際新聞是用英文版 BBC 看的，所以應該也不會太差…」月亭回答：「話說，我一直就想問了，黃老師您的口音不像廣州或者香港人呢？」

「我是台山人啦！祖上都說台山話，直到我 18 歲來香港之後才開始學廣東話。」黃老師有些不解：「台山是廣東省的一座城市，有一座核電廠…但為什麼現在才問？」

「之前都沒機會問啊…」月亭說：「對了，學校是不是就剩我們三人還活著？」

「這不好說，說不定此時此刻，樓下正有生還者在和殭屍打架。」我回答道：「剛才那個女同學的身份也很令人存疑，她看上去沒有要攻擊我們的意圖，但眼睛和犬齒看上去像是殭屍。說到底，殭屍究竟是怎麼來的？」

「從那些變成殭屍的同學來看，應該是一種未知的病毒，傳染方法不清楚。」黃老師說：「當然，這只是推測，我完全不清楚這個病毒運作的原理。」

「但那個女孩…她會是我們的敵人嗎？我實在不想和她戰鬥…」月亭擔憂地問：「她看上去在躲避我們，說不定…」

「不要作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種想法只會讓我們在戰鬥時猶豫。」我說：「即使如此…我還是希望她是站在我們這一方的——」

突然，一聲聽起來像是「啊」的、短促的叫聲從飯堂門口傳來，只見那個懷疑是殭屍的女孩正躲在門後，伸出頭偷看我們這邊。見我們發現了她，女孩嚇了一跳，但沒有立即縮回去。我做了一個邀請的手勢，她稍微遲疑了一下，就慢慢接近了我們。

「你…們…不攻擊…我嗎？」非常驚訝地，她開口了。聲音很清楚，和人類沒有分別，只是語氣有點不肯定和懼怕。

「你…哪班的？名字…」我問道。

しなずがわ ふしな

「…二年三班！不死川 不死奈…」女孩用日文說出自己的名字：「我…應該已經變成殭屍了…但我還可以控制自己！你們不用擔心…」

「翔，不如讓她和我們待在一起吧，看起來應該不會傷害我們。」月亭勸說道：「那個…Shinazu…什麼來著？」

Shi na zu ga wa Fu shi na

「しなずがわ ふしな，寫成漢字的話就是不死川 不死奈，不會死的不死、四川的川、奈何橋的奈。」不死奈重複了一次她的名字：「我父母本來是日本人。」

我們雙方的戒備都慢慢放了下來，最終，不死奈在我們身邊找了一把椅子坐了下來。

「要吃嗎？」我指著桌上的飯菜：「我們還有多出來的飯。」

「謝謝…」不死奈連忙道謝，我們為她盛飯，她飛快地接過飯碗開始吃起來。從她那模樣來看，絕對是從事件發生開始就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了。她狼吞虎嚥地吃，

美味い

一碗白飯很快被她吃完，她放下碗筷大喊道：「好吃！」

「…有那麼誇張嗎？」我苦笑道：「你只吃了白飯欸…」

「你們知道我這兩天是吃什麼充飢的嗎？生的殭屍肉！」不死奈說道：「對我來說，此時此刻沒有什麼事情是比吃上正常食物更好的了。」

她添了一碗飯，這次總算是夾了點菜到自己的碗裏面，又吃了一口：「這個實在是…太好吃了。」

「…殭屍肉？吃那樣的東西你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黃老師驚訝地問，語氣中帶點擔憂：「有什麼不舒服嗎？有任何腹瀉或者發燒的感覺嗎？」

「沒有，除了會因為覺得噁心而吐出來以外，我沒有感到任何不適。」不死奈搖搖頭：「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以下是我以自己已經變成殭屍為前提的猜測——」

不死奈舉起了左手，伸出食指在空中比劃：「我以前的體力很差，就算奔跑也跑不了多遠。但是在那件事發生之後，我卻可以抓著天花板的水管盪來盪去，甚至可以使出很大的力氣。」

「另外，我感覺自己的視力提升了，你們看看那邊的告示…」不死奈指著我們身後：「你們看得清嗎？」

我們都搖搖頭，那麼遠的字怎麼可能看得清呢？

「如果我說我看得清上面寫的字，你們信嗎？」不死奈說：「不止是視力，我也聽得更清楚了，你們今早行動的時候我馬上就聽見了。」

「——於是我猜測，我被他們咬了之後身體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看上去並不壞。」

「謝謝你提供的線索，但我們目前還是沒有足夠的資訊去搞懂殭屍的真相。」黃老師說：「不如我們來談談殭屍入侵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好啊，那我先來吧。」不死奈說：「當時，我們班正在物理實驗室上實驗課。突然，我們聽到刺耳的警報聲，出於好奇，我們班來到走廊試圖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來到走廊，我們看見學校外面有一些人在追趕其他人，那些行人看上去很驚慌，沒命似地逃跑。而一些追趕者則嘗試爬入學校，他們的身體被學校外牆上的倒刺勾住，但他們像是不怕痛那樣，繼續爬進來，以至於那些倒刺插進了他們的身體裏面…」

「等等，到這邊為止我們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我比較想知道殭屍來到你們的樓層之後，你們班哪去了？」我打斷道。

「他們來到七樓之後就開始攻擊我們，有不少人都被咬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奈解釋：「後來我就眼前一黑，失去意識了。」

「——醒過來之後，我看見曾經的同學在啃食幾個幸存下來的同學，我嘗試阻止。在我解決掉變成殭屍的同學之後，卻發現那些幸存下來的也死了。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情，你們都知道了，我以殭屍肉為食物，直到遇到你們。」

「——現在，輪到你們了。」

「我們嗎…」我稍微思考一下：「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班在上數學課，這位就是我們的數學老師。」我指著黃老師：「他是黃老師。」

「——我們班也出於好奇走出課室查看，卻在殭屍來臨的時候來不及逃脫，大部分同學都失蹤了，只剩下我、月亭和黃老師。」

「——我們以其他同學帶來的午飯為食，直到昨天把食物吃光了，才決定出來活動。」

「等等，你們一直被關在課室的話，要怎麼上廁所？」

「廁所？總有辦法。」我回答：「雖然平常來說不太道德，但我們也只能從窗戶把那些『髒東西』丟出去了。」

「噫…那你們這路上有沒有遇到其他…幸存者之類的？」

「……」我遲疑了一下，正想著要不要說那件事。

「有的，我們逃入化學實驗室的時候有看到，只是…」突然，月亭打斷了我：「我們抵達的時候他們已經是五具冰涼的屍體了…」

「屍體…」不死奈的語氣有些絕望：「難道說，活著的人真的只剩下我們了嗎…」

氣氛一下子就尷尬了起來，我們都一言不發。

「話說…既然不死川你是日本人的話，我有問題想問。」我打算化解這個氣氛，打算轉換話題：「你對日本動畫有什麼看法？」

「動漫？不是所有人都看，畢竟播出時間都在深夜或者下午呢…」不死奈就這樣回答：「不過我很喜歡看，有零用錢就會去買光碟，有空的時候來追。我家裏的書櫃甚至有成堆漫畫，不過…現在香港都成這鬼樣子了，我連在西灣河的家都回不去了吧…」

不死奈的話雖然很消極，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就是現在這個世界的情況。

「幾乎全部人都變成了殭屍，大概連我們的父母親也難逃一劫了吧…」月亭絕望道：「這種情況下還有幸存者嗎？」

「說的什麼話？絕對還有其他幸存者的！」我立即反駁道，但也遲疑了：「絕對…吧？」

「冷靜下來分析的話…」黃老師回答：「我認為幸存者是有的，而且應該不少。」

「——首先，我們假設這是病毒好了，它的傳染途徑是什麼？按照我們自己所見和不死川同學的證詞，我認為傳播途徑只有接觸而已。我們已經暴露在這種滿是殭屍的空氣中兩天了，身體卻沒有任何變化，而不死川同學被殭屍咬了之後沒幾個小時就變成殭屍了。」

「——殭屍的傳播途徑只有接觸，卻可以在幾天之內傳遍世界，這是為什麼？你們回想一下這幾天的新聞，首先是俄羅斯發生暴力傷人事件，然後第二天在德國不知道什麼機場也發生了，對吧？」

「…法蘭克福機場！」月亭插嘴補充：「那個是德國最繁忙的機場，推算應該有不少國際航班——等等！國際航班…傳染病毒…我知道了！」

經「國際航班」四個字的提醒，相信我們四個人都已經很清楚這個所謂的「病毒」是怎麼傳遍全球的了…

「正是如此！你們想想 COVID-19 那時的情況，大流行都是經由公共交通迅速傳播的。」黃老師說：「變成殭屍的人僅靠步行是無法傳播到很遠的，反而公共交通發達的地方才會用瘋狂的速度傳播。」

「——以香港為例，港島北部、九龍這些都市地區，特別是港鐵覆蓋的區域，應該是第一時間淪陷的。但是我們再看看交通沒那麼發達的新界、元朗郊區、大嶼山這

些地方？那些很偏僻的村落沒有公共交通連接，應該沒有這麼容易淪陷，大概也可以靠農田暫時性地活下去。加上香港山地多，殭屍無法靠步行深入山中，所以就香港而言，生還者應該不少。」

「——如果我們是幸存者的話，應該會想辦法召集其他幸存者。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幸存者聚落應該會嘗試用無線電招募其他幸存者——前提是他們有技術和電——於是，我提議用收音機搜尋信號，說不定會有所收穫。」

「但是，就算我們收到信號好了，我們要怎麼和他們會合？」我問。

「很多方法啊，碼頭的船、滿大街的汽車、城巴車廠的巴士…之類的。」黃老師回答：「畢竟殭屍來襲得這麼突然，總會有人來不及開車就逃跑的。加上殭屍滿街跑，就算是開車也好，應該會很混亂以至於車禍頻發。」

「——當然，那些都是等我們找到其他幸存者之後的事情了，我們目前需要做的是確保食物和水的存貨。為此，我們要嘗試種植，學校種植園的面積不夠大，產量會很可憐，我們要——」

「等等，種植？」不死奈問：「但是…種子哪裏來？」

「厨房倉庫不就有好幾箱蔬菜了嗎？我們可以把那些蔬菜埋進土裏，詳細的我稍後再解釋。」黃老師說：「現在爲了要增加種植面積，我們要挖開馬路。」

「挖開…馬路？！」

## §

## 第四章

# 大掃除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我們今天很早起床，簡單地吃過早飯之後，就在飯堂裏討論了起來。

昨天，黃老師提出了一個維持食物來源的方法，那就是挖開馬路的瀝青顯出在底下的泥土，然後使用那些泥土種植。現在先不論這個方法是否可行，先論我們目前的處境吧……

七、八樓，以上提及的是我們目前得到完全控制的樓層，即完全探索所有房間、完全殲滅或驅逐殭屍。六樓，我們一開始待的樓層，昨天離開的時候殭屍並不多，但也不能說安全；六樓以下的樓層，在瘟疫爆發之後完全沒有去過，其狀況未知且可能非常危險。要得到前往外界的路，我們必須佔領整所學校。換句話說，我們要從六樓開始，由上至下掃蕩各個樓層，確保殭屍完全從我們的學校絕跡。

現在，我們有不死奈——疑似感染了病毒，但仍然保有自我意識的學妹——她是我們目前的戰力擔當。她的力量比常人強上好幾倍，不止如此，體力、感官都得到了可觀的提升。我們暫且不去探討這些變化究竟是什麼原理——那只是浪費時間——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強大的戰力，相對安全地清除其他樓層的殭屍。

唯一的一個問題，就是月亭天生患有恐血症，見血會陷入恐慌，造成心跳加速和血壓上升，後又在短時間內心率和血壓下降，大腦缺血引致休克。在月亭的恐血症發作昏迷時，我通常會把她平躺在安全的地方，不斷呼喚她直到醒來，這個過程大概有幾分鐘。但是，在這個殭屍滿街跑的情況下，和殭屍戰鬥難免會流血，要怎麼讓月亭看不見呢？

因此，我們決定在計劃開始之後用布料蒙住月亭的眼睛，黃老師會全程帶著她走。我們四個人裡面只有我和月亭會做心肺復甦，月亭倒了的話我就絕對不能倒。

作戰計劃從上午十點開始，我們把阻擋前梯的路障挪開，由不死奈領頭、我殿後，

被蒙眼的月亭和帶領月亭的黃老師則在中間。

應該是變成殭屍的緣故，不死奈的指甲和常人不同，看上去像是在甲床（指甲連接著皮膚的部分）伸出一個個牛角一樣。這簡直就是野獸的手，看上去殺傷力十足。我拿著一口平底鍋；黃老師則拿著一把菜刀，只有月亭什麼武器都沒拿。

我們的策略如下：從前梯抵達一個樓層之後，首先封鎖前梯往下的路綫，然後從第一個房間開始檢查，確認安全之後到下一個房間。如此這般直到抵達中梯，把中梯通往下方的路封鎖起來，然後繼續檢查房間的工作直到後梯，把後梯也封鎖起來。這樣一來，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層的佔領，這時回去前梯拆掉往下路綫的封鎖，繼續往樓下走，重複以上步驟。

前、中、後三梯是通往上層和下層的唯一路綫，我們的策略應該是滴水不漏的。首先，我們從「已經沒有殭屍的」七樓來到六樓，並封鎖了「通往五樓」的道路。在檢查房間的時候，是絕不可能有殭屍從前梯進入這層的（除非路障被破壞）。在抵達中梯之後，封鎖了「通往五樓」的道路，這和前梯是同一個道理，直到後梯也是一樣。

說到遇襲時的策略，不死奈永遠都是第一個跳出來攻擊的人，她會負責殺死在隊伍前端的殭屍。我的工作則是負責拖住後方來襲的殭屍，保護沒有作戰能力的月亭，同時保護我們這裏頭腦最聰明的黃老師。說到月亭，她其實膽子不小，但她平常不怎麼運動，也不怎麼搬重物，所以力氣不是很好。

我們進入了第一個課室，這裏是 601 室，才剛打開門，就有隻穿著校服的殭屍撲面而來。不死奈的反應很快，她張開左手，用又尖又長的爪扯下了它的下顎。然後，她舉起右手一拳打在那殭屍的頭上，一時之間血肉橫飛，它的頭被打爆了。我們發現課室裡面還有八隻殭屍，其中六隻是穿著校服的，不死奈在桌子之間快速地穿梭，很快就殺死了那些殭屍。

不死奈看著自己沾滿血的手，說道：「感覺很不好…我殺了人…他們的血肉在我的手上…」

不死奈只是個 13 歲的初中生，讓她做此等暴力的工作的確不是很適合。但是末世當前，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對吧？」我也只能用這種自認為正確的方式安慰她。

我們照著原定計劃佔領了整個六樓，六樓的殭屍比我們想象中少，甚至比昨天還少。從走廊的窗戶往下俯瞰，可以看見地面有很多摔爛的屍體，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在五樓親眼目睹一堆殭屍從走廊打開了的窗戶掉下去——看起來，殭屍並不能判斷前面是否一個斷崖、洞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它們看來只會對某些特定的東西作出反應，比如聲音？無論如何，我們一直推進到四樓，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順利，不死奈也漸漸地習慣了她的工作，她拼命地催眠自己「它們現在已經不是人類，只是一群怪物，沒有情感和感覺……」。就目前看來，要佔領整所學校只是時間問題，直到發生了一件我擔心了很久的事……

大概是十一點…快十二點的時候吧，我們已經掃蕩了四樓大部分的區域。月亭的蒙眼巾一直鬆開，不管怎麼綁都沒用，終於在我們掃蕩美術室的時候…進入美術室，眼前的景象非常詭異和噁心——有幾具顯然是被啃得面目全非的屍體，平躺在美術室的地板上，一些內臟甚至掉了出來。先不說恐血的月亭，就連我都心頭一震，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偏偏就在這個時候，月亭打了個噴嚏，她頭部的活動又再一次把蒙眼巾震了下來。

「月亭…別看！」我慌忙想掩住她的眼睛，但已經太遲了，她退後兩步，雙腳一軟跌坐下來。

不死奈蹲下來，想要做點什麼來幫助月亭，但不死奈那沾滿血的雙手卻擊潰了月亭的最後一道防綫，她眼前一黑……

「月亭——！」

「怎麼辦…對不起…對不起…」不死奈慌了，她不斷地道歉，一邊試圖擦掉手上的血。

「沒事的！冷靜下來！」我安慰不死奈，隨後把月亭拖到一旁，輕拍她的臉：

「喂…喂！」

這其實是一種身體本能，看到太強烈的刺激，導致身體壓力過大，心臟一瞬間會放慢，血壓降低大腦得不到供血才會暈倒。月亭患有恐血症，所以她對血和傷口特別敏感，這也使得她非常容易因血而昏迷。在持續呼喚了幾十秒之後，月亭才緩緩睜開眼睛，想站起來。

「慢慢來，抓住我的手。」我扶著月亭，幫助她站起來。月亭先是站起來走了幾步，又連忙扶著桌子，才沒有跌倒。

「我…有點想——唔噁…」月亭話還沒講完，就低下頭作嘔吐姿勢，但沒有吐出來，「…吞回去了。」

「對不起…對不起…都是因為我手上的血…」不死奈一個勁地道歉。

月亭勉強舉起手摸摸不死奈的頭：「沒事的，不是你的錯。」

一般要是月亭因為恐血症而昏迷，醒來之後都會有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左右的虛弱期，這次讓她看到這麼獵奇的畫面，相信至少也要一個小時才可以恢復了。這段期間，月亭會非常虛弱，如果遭遇到危險的話，我們沒辦法拉著月亭跑。雖然很可惜，但我們今天也只能到這裏了。

我們花了大概十幾分鐘把可以說是完全無法走路的月亭拉了回去七樓，我們一進入

飯堂，就鬆了一口氣。今天看來是不能再往下推進了，就算等月亭恢復過來，等等天色黑了也不安全。現在由於唯一會做飯的人幾乎站不起身，我們午餐就拆了幾杯泡麵來吃。我們注意到可用的水已經不多了，所以必須儘快佔領整所學校，只要我們能夠離開學校，就可以到海邊撈水回來蒸餾……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小西灣下著大雨，不時還會聽到幾聲雷鳴。我們同樣很早就出發，繼續在四樓推進，今天的過程算是順利，我們沒有再進入美術室，而是封住了美術室的門。

看著近乎一模一樣的景色，我們一路來到一樓，這裡是教員室和禮堂的所在地。我們在前梯遭遇了一大群殭屍，它們之中有很多不是我們學校的，相信是外面來的殭屍。無數的殭屍在一樓通往地面（香港建築多以 G 層作為第一層，一樓是第二層）的樓梯口聚集，屍群中間好像是有一個不斷播著音樂的東西，而殭屍都向著它靠攏。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部手機，畫面顯示著一個七點半的鬧鐘，有幾隻殭屍的眼神和我們對上了，但它們沒有理會我們。

我把樓梯轉角的滅火筒滾了下去，咣噹咣噹地滾下去的滅火筒撞上走廊的牆壁，發出了很大的聲音。一時之間，殭屍都被那個聲音吸引，向著滅火筒靠近。那瞬間，我們都明白了它們的行為模式——哪邊聲音大，就會往哪邊走。

於是，我們迅速且無聲地從它們眼皮底下走過。果不其然，殭屍是看不見的，即使我們出現在它們的面前，它們也不會跟過來。這樣一來，殭屍就沒那麼恐怖了，只要我們不發出聲音，就可以無聲無息地殺死它們。

手起「鍋」落，我揮動手上的平底鍋，輕易就敲碎了一隻殭屍的頭骨——它們的骨頭好像比正常人還脆弱，會不會是病毒侵蝕之類的原因呢？我們按照原定計劃繼續消滅一樓的殭屍，直到在快要抵達後梯時被一隻巨醜無比的臃腫殭屍擋住去路。

「這是什麼鬼？嗚噁…」看到眼前殭屍的模樣，不死奈不禁感到作嘔。只見眼前的殭屍肚子極度腫脹，走起路來還會彈跳，甚至能聽到一些液體在容器內翻騰的聲音。

下一秒，那殭屍往後一仰，發出了一種低沉又噁心的吼聲——聽起來像積了十年的痰——隨後一些綠色的膽汁從它的嘴巴滴了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要遠離它…！」我連忙拉著三人往後退，沒退幾步，那殭屍身體多處突然隆起一塊一塊的腫瘤，綠色膽汁從破掉的腫瘤流出來。看著眼前的殭屍，除了噁心之外，我好像在哪裏看見過類似的東西…究竟是哪裏呢…？

「Boomer！」不死奈脫口而出：「它就像 Left 4 Dead 2 的 Boomer！」

「你…有玩 L4D2？」我問，說到這個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熟悉，其實就是《惡靈勢力 2》，玩家要逃離一個滿是殭屍的區域並等待救援的來臨。而在這個遊戲裏，正好就有一種叫 Boomer 的殭屍會把膽汁吐在玩家身上，被殺死的時候甚至會爆炸…這麼說來，兩者還真的有幾分相似，只是不知道眼前的這隻 Boomer 會不會用膽汁引來大量殭屍…

「大家不要接近它，那些液體不知道有沒有毒性或者腐蝕性…但是我們又必須要經過這裏…」黃老師說：「總之先在遠距離處理掉…快找點遠程武器來！」

「上哪找？！」我急忙問道：「香港又沒有槍…等等。」我跑進英文科教員室，找來幾把剪刀，遞給了不死奈：「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用…但交給你處理了。」

不死奈點了點頭，把其中一把剪刀拆成兩片刀刃，隨即以肉眼無法捕捉的速度把它丟了出去。雖然看不清，但刀片應該是在旋轉的，就這樣插入了 Boomer 腫脹的肚子中。Boomer 的肚子立即就像氣球一樣爆炸了，綠色的膽汁和一些血液噴了出來，濺

到地上和牆上。我們站得夠遠，所以沒有中招。

「…如…如果那些真的是肝臟分泌出來的膽汁的話…量也太多了吧…」黃老師驚訝道：「如果是真的話…那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腐蝕性，畢竟是酸性液體…」

好了…我們要怎麼清理這些鬼東西呢？

§

## 第五章

# 返家



在那之後過了幾天，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學校，除此之外，我們還控制了學校對外的馬路。我們的學校坐落在一個叫富怡道的街道，從街口到街口的距離大約是 250 公尺。小西灣道在港島東北岸的盡頭拐了個彎，形狀像一把弓，而富怡道就像它的弓弦。這條短小的街道上就有三所中學和一所小學，而與之平行的另一條街道——富欣道——則坐落著兩所直資中學。小西灣，這裏原為英國的情報中心，現在則是港島上的一個住宅區，人口大約八萬。區內大部分空間均為住宅大廈，其南面及東面被歌連臣山包圍。要在這個如此城市化的地方種田，聽上去像是 21 世紀最大的笑話——這應該是大部分人都會同意的吧？

然而，在黃老師的提醒下，我開始想像「城市在發展之前是怎麼樣的呢？」之類的事情。這下子我才醒悟過來——不只是馬路，整個城市的底下是大自然的泥土。所以，我們只需要把這塊地挖開來，露出底下的泥土，把小西灣變成新界農田這個笑話就能實現了。

花了幾天的功夫，我們利用附近一切能動用的材料封鎖了富怡道對外的任何路口，這包括在小西灣足球場方向的丁字路口兩側、小西灣廣場方向的丁字路口兩側。由於小西灣廣場外的巴士站有大量空間——大約三千平方公尺，我們在封鎖街道的時候保留了這個地方以作未來任何可能的用途。

在確保富怡道的安全之後，已經是六月二十號了，我們曾經到小西灣廣場裏面探索，距離殭屍瘟疫爆發、全港停電以來，已經過去了十天。等到我們抵達小西灣廣場的街市時，一陣濃烈的腐臭味已經充滿了整個街市，不管是魚肉的腥臭味還是豬肉的腐臭味都讓人作嘔。走近一看，大部分肉的顏色已經從鮮紅色或者粉紅色轉成黑色，明顯不能吃了。

不止街市如此，就連廣場內的餐廳廚房也是一樣的慘況，基本上除了耐放的罐頭食物之外，其他能吃的都沒了。如果真的要吃的話，就要頂著食物中毒的風險還有噁心的味道吃下去了。在這個醫療系統甚至整個社會癱瘓的世界，最不要得的就是生

病。食物中毒輕則上吐下瀉影響工作效率，重則脫水死亡，是最需要避免的。

我們在商場內的惠康找到了大量罐頭食品，有濃縮湯，各種肉，甚至寵物的食物。這些罐頭食品的味道大多濃烈，兌水吃可能會比較好接受。另外，我們也找到了盒裝脆片，就是那種早餐泡在牛奶裏面的玩意。不過，對於我們這些亞洲人來說，最重要的絕對是找到了大量的白米，以上就是我們在午餐之前的探索。

今天是十七號，距離事件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星期，我們完全沒有洗過澡。這些天，我們不是在學校跑來跑去，就是在街上搬路障，每天都像在做劇烈運動。更糟糕的是，汗液乾掉之後讓我們的身體發癢和發臭，我們的頭皮也很癢。身體的狀況讓我們都很難受，但我們學校剩下的水甚至不夠我們飲用，更別說洗澡了。

於是吃完飯之後，我們趕到藍灣岸邊，翻過矮牆之後，我們來到了崎嶇不平的岩石岸邊。在殭屍瘟疫開始之前，這裏曾經是釣魚客相聚和釣魚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些被遺棄的釣具和拖鞋等物品。我們迫不及待地脫下已經穿了七天的衣服，跳下海來了個全身浴。我們洗完澡之後，又穿回了原先的衣服。

下午，由於街上的殭屍不算很多，我和月亭打算回去柴灣的家。原因是我們的父母大概率還被困在我們的住宅區裏面，而現在我們有辦法到馬路上了，就想立即趕去看一眼。留下黃老師和不死奈在小西灣挖馬路，我們兩人一路上盡量不發出聲音，就這樣安全地抵達了環翠邨。

我和月亭住在喜翠樓，用斧頭砸開後樓梯走火通道的鐵門之後，我們就循著樓梯到了八樓——我的單位所處的樓層。來到我的單位門前，我發現鐵門已經變形損壞，我心裏暗叫不妙，匆忙跑了進去。來到客廳，迎接我的只剩下兩具面目全非的屍體。他們全身都有被撕咬過的傷口，父親和母親的容貌勉強認得出來。客廳的書櫃倒下了，還有一些碗碟破碎掉在地上，這裏看起來像是經歷過一場激烈的打鬥。出來的時候，我只拿著家裏的筆電和充電器，還有一個很大的登山包，臉上掛著兩行

眼淚。

「…走吧。」我忍住哭腔，示意月亭。

到了月亭家所處的樓層，13 樓，這裏的走廊佈滿了血跡，升降機門外的公用垃圾桶翻倒了。大部分單位的大門敞開著，能看見裏面也是一片狼藉，看起來 13 樓是這棟大樓的重災區。小西灣出現屍潮的時間大概是在早上十點吧，那這裏出現殭屍的時間應該不比我們早超過一個小時，那個時間月亭的父親已經到公司上班了，只有母親還留在家裏。如今，我們進入了月亭的家，卻一個人影都看不見。月亭因為找不到母親而有點想哭，但我催著她趕緊帶走想帶的東西，她也只好先忍住。月亭只拿了她的民謠吉他，除此之外就什麼都沒拿。

我忽然想起自己家裏有兩把氣槍——一把 AR-15 和一把 HI-CAPA 5.1，兩把都是

Wargame

GBB，是兩年前購入的，當時我迷上了生存運動。我打算折返回去拿那兩把槍，作為自衛的手段。回到我家，我立即找出那兩把氣槍，又帶上家裏所有的壓縮氣瓶和子彈，隨後帶著月亭返回學校。我們準備離開大樓的時候，時間大概是下午五點吧，來到了樓梯間，我們走到二樓——

該死！離開大樓的必經之路被一大群殭屍擋住了！為什麼？大概是剛才來的時候，我用斧頭大力拆門的緣故吧？沒想到會引來這麼多殭屍……這下糟了，因為斷電的緣故，升降機無法使用，而我們必須升降機才可以抵達地面層。除去升降機的話，後樓梯就是進出這個大樓的唯一路徑。現在後樓梯二樓被一大群殭屍擠在裏面，我們無法離開。

考慮到殭屍會循著聲音移動，我想出了一些引開它們的方法，但是我和月亭今天爬了一整個下午的樓梯，早已筋疲力盡。看著樓下漸漸聚集起來的屍群，加上西沉的太陽，我沒有把握能順利逃脫。於是，我們選擇在大樓裏面過夜，讓體力恢復再行

動。我們選擇了一個大門敞開的單位，作為今晚的據點。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我們很早就起床了，大概是八點鐘，我裝填好兩把氣槍，帶上月亭出發。月亭拿著我的 HI-CAPA，而我拿著 AR-15。

既然殭屍受聲音吸引，那只要敲響大廈的警鐘，就應該能把堵住樓道的殭屍吸引過來。只是，警鐘運行需要電，而目前整個城市都沒有電供應，所以不清楚警鐘能否正常運作。我決定賭一把，到了三樓，用斧頭柄捅破了警鐘的開關——

〔叮鈴鈴鈴——〕

整棟大樓的警鈴都響了，看來應急電源之類的東西運作正常。警鈴大作，我和月亭卻不能掩住耳朵，還要仔細從吵雜的鈴聲中聽出殭屍的嘶叫聲，這是為了確保殭屍的方位。

我們避開了殭屍，成功從後樓梯的走火通道逃出，左轉，來到環翠幼兒園外。幼兒園對面是環翠邨公用的遊樂場，有兩個溜冰場、三個羽毛球場和五張混凝土製成的乒乓球桌。殭屍已經開始因為警鈴聲而聚集過來，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貼著牆，往環翠街市的方向移動，不敢發出任何聲音。走了一段路，我們來到了新廈街，過了馬路後沿著街道一直走到柴灣邨，這時我們已經聽不太到警鈴聲了。柴灣邨的對面是劉永生中學，有隻殭屍正在從天藍色的柵欄上攀爬出來，掉在地上摔斷了脖子。我連忙遮住了月亭的眼睛，但她還是叫了出聲。

Diu

月亭的叫聲雖短，卻引來了幾隻殭屍。「可惡，耳朵真靈！」我連忙用槍托猛擊一

隻快要碰到我們的殭屍，然後對剩下的殭屍開槍。

Shit

槍聲吸引了更多殭屍，連對面街的殭屍都開始我們接近。「糟了，快！」我拉著月亭的手開始狂奔。一條直路一直跑，直到我們來到了一個丁字路口，我們繼續往柴灣游泳池跑，沿途射擊靠過來的殭屍。

說來也怪，氣槍居然對殭屍有效果，氣槍的動力足以打穿它們的頭蓋骨。記起以往和殭屍戰鬥的經歷，大部分殭屍都很脆弱，它們的骨頭就像餅乾一樣易碎。不過，不死奈卻沒有類似的情況，這確實讓人好奇。

來到了柴灣游泳池外，馬路左邊有一條往下的樓梯，我們沿著樓梯下行，抵達柴灣道。我們右轉，往小西灣方向走。這裡路上沒有幾隻殭屍，我們暫時安全了。

「…翔？」

「我沒事…你還撐得住吧？我說的是體力。」

「也許吧…」月亭不住地喘氣，顯然這種劇烈運動並不適合她。為了讓她休息一下，我們一路走到曉翠街的巴士站，在石椅上坐下。

稍微休息了一下，我們再度啟程，這裡距離學校已經不遠了。街上有不少殭屍聚集，因為這裡有住宅區，又是學校的集中地。來到了小西灣廣場外的巴士站，我很驚訝地發現已經有一段馬路被挖開，露出了底下的泥土。

「哇…才一個下午欸！這…」我對於黃老師和不死奈的效率感到驚訝，這時，我們看到黃老師正和不死奈坐在對面街的一堆紙箱上，就在小西灣綜合大樓外面。

「走吧。」我示意月亭，拉著她的手去找他們。

未完待續

§

## 第六章

# 若隱若現的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在農地裏播種，也著手利用無線電尋找其他信號。我說服了大家跟著我回去我的家，把我父母的遺體抬上哥連臣山，算是正式地替他們辦了個葬禮。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們替月亭辦了個生日派對，發現不死奈的生日也是這天。那天，我們用罐頭和白米做了一頓大餐，大家都吃得很飽。

直至真正收成之前的這三個月，我們在小西灣各處尋找其他活著的人，餓了就吃超級市場拿來的罐頭食物，偶爾煮點白飯。另外，我們也不斷擴展控制的區域，一直把殭屍趕出了小西灣，挖掘更多的田地——變成殭屍的不死奈就是我們的勞力——直到我們把庫存內所有的植物都種下去為止。另外，我們也在附近的服裝店找來了衣服，我們就把自己的校服洗乾淨放在學校裏。

除此之外，我們也到過馬路上另外幾間學校探索過，對面街的聖母瑪麗亞書院和小西灣官立中學都被我們從地下到頂樓探過一次。想當然，我們並沒有找到任何生還者。

這段時間，我們做過最瘋狂的事就是跟著不死奈從小西灣一路走到西灣河，到她家裏拿東西。可想而知，她的父母不在家，但我們相信是和月亭的父母一樣凶多吉少。無論如何，不死奈在客廳最當眼的地方拿了一件我們都想不到的東西——一把看上去年代久遠的日本刀，不死奈解釋這是一把打刀，是她父親幾年前在香港一個きざつまる售賣古董刀劍的店買來的。不死奈說要給它取名叫「鬼殺丸」，因為她打算用這把刀斬殭屍。後來，不死奈每天都會拿著那把刀把玩。

隨著日子過去，我們逐漸習慣了新的生活方式，也習慣了和殭屍戰鬥。我們把五年一班（也就是我和月亭的班）的課室改成了一個生活區，把從附近住宅區搬來的床放在課室一角——終於有舒服的床可以睡了——也用從各處找來的家具裝飾課室。



即使我們的據點漸漸地變得有模有樣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嘗試，卻還是慢慢撲滅了我們對於找到其他生存者的希望。無線電沒有收到任何信號，每個住宅區都沒有活人……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日

「星期一…九月二號…」我一醒來，就看到月亭在看著手機自言自語。

「…月亭？你在幹嘛？」

「啊、你醒了？」月亭被我的聲音嚇了一跳，轉頭解釋道：「沒什麼，只是看著日期發呆而已。」

我爬下柔軟的床鋪：「等等，我去換個衣服。」

「…好，你的早餐在飯堂。」

換好衣服之後，我到飯堂吃早餐。距離收成還有一個月左右，我們還是沒有新鮮的  
Smedley's  
蔬果可以吃，所以我的早餐只是一罐是蜜味茄汁豆…好鹹。

吃完早餐後，我和月亭坐在一起，她好像有什麼想說。

「翔，今天是九月二號。」

「嗯？九月二號怎麼了嗎？」

「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的話，今天是我們的開學日。」月亭說：「我們兩個會升

上中六，不死奈會升上中三。」

經月亭這一提醒，我想起來了：「欸？你不說的話我還真的忘了，不過…沒有發生…」

「——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的話，我的家人是不是就不用死了呢…」

「我的父母…到現在還是找不到…會不會已經…」

「別說了，總感覺會觸霉頭——雖然我不迷信。」

「我有沒有辦法回去以前的生活呢？每天戴著耳機聽 YOASOBI 的歌…打開 BBC 的網站看國際新聞…」

#### 推しの子

「我也想啊…我還沒看完《我推的孩子》欸…還有本來七月會舉行的漫展…」

話說到一半，黃老師和穿著校服的不死奈進入了房間，黃老師招呼我們道：「兩位，今天要不要換上校服呢？」

「咦？爲什麼？」我問。

「今天原本是開學日嘛，大家換上校服拍張照，紀念我們活過了三個月。」黃老師說：「聽起來很不錯吧？」

後來，我們都換上了校服。我已經很久沒有穿上這身校服了，黑色的長褲、白色的襯衫和紫色的領帶，再附上黑色西裝外套，一時之間，我居然覺得這套衣服有點陌生。我們在課室門外拍了一張合照，我拿著自己的 AR-15 氣槍；月亭拿著我的 HI-CAPA 手槍；不死奈拿著她的「鬼殺丸」擺了個很帥的姿勢；黃老師嘛…他要拿鏡

頭。

這是我們四人的第一張合照。

「對了，無線電那邊有什麼新發現嗎？」在午餐時間，我這樣問黃老師。

「我昨天在收音機前擺弄了一整晚，不管是 AM 還是 FM 都沒有收到信號。」黃老師回答道：「收音機的沙沙聲實在太催眠了，我可是費了很大的勁才忍住沒睡着。」

「其實你是怎麼搜台的啊？」

「我的收音機沒有自動搜台的功能，所以我要人手改變收音機的頻率，從最低慢慢擰到最高，再來就是靠耳朵聽，看看有沒有除了沙沙聲之外的聲音。」黃老師說：「這個方法雖然很原始，但也是我們唯一的方法了。不過我們的運氣不是很好，一直都沒有接收到信號。」

「——其實我是打算在學校天台弄一個發射器，讓我們可以透過電台發送信號的，不過要冒險出去找器材。」

「要上哪找？」月亭問道，隨後吃下一口飯。

「不知道…畢竟像那種器材是沒有這麼容易找到的。」黃老師回答：「在香港，進行聲音廣播是需要牌照的，我們沒有可能那麼隨便就能在一般人的家裏找到一個能用的無線電發射器。」

「等等，」我說道：「上次我們去對面學校探索的時候，有沒有找到過一些像是廣播室或者校園電視台的地方？」

「不記得了，我當時只想著不要看到血而已。」月亭回答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黃老師聳聳肩。

剛才一直拿著飯碗大口吞的不死奈聽到我的問題，突然放下飯碗說道：「你們有沒有印象，瑪麗亞書院的屋頂有一些天綫？」

「嗯？」

就這樣，我們吃完飯後就再次來到了瑪麗亞書院，打算找出那天綫的用途。由於小西灣的殭屍都被我們趕走的關係，我們這次不需要再時刻處在神經緊繃的狀態，而是可以放心地慢慢探索。我們走遍每個房間，最終在二樓找到一個門牌寫著「電視及廣播部」的地方。

進入之後是一條走廊，從左到右共有三扇門，分別寫著「電台廣播室」、「拍攝及控制室」和「專用電腦室」。進入電台廣播室，我看到一台混音器和電腦，有一面牆壁隔開了這個房間的其餘空間。透過玻璃窗，可以看見對面有一個電容麥克風，應該就是錄音室了。

「…我們好像找到了，你們看這張卡片，這就是業餘電台牌照。」黃老師說道。

卡片上寫著「何炤良」，相信就是持有人的名字，也許正是這個社團的負責老師，下面呼號一欄則寫著「VR2SM」，卡片的頂端寫著「香港特別行政區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業餘無線電台操作授權證明」。

...

我們花了點時間去了解這套系統運作的原理，幾天之後，我們把小西灣所有太陽能發電板的電路都改接到富怡道這邊，以增加我們可以使用的電力。在那之後，我們

需要到富怡道各學校內，手動關掉不需要的電器以把電力用在我們需要的地方。等一切都就緒之後，我們錄下了一段音訊，用電台不斷播放。在黃老師的建議下，我們使用覆蓋區域較廣且不易受地形影響的中波，以 1100kHz 的頻段發射信號。

AM

我們不斷重複粵語、普通話、英文和印尼文的廣播內容，如下：

「呢度係小西灣福華中學，我哋係一個小規模嘅生還者基地，有一個大人同三個中學生，如果收到我哋嘅信號，請向 FM 89.5MHz 或者 AM 1150kHz 發送回應。我哋需要外界嘅資訊，通話結束。」

「這裏是小西灣福華中學，我們是一個小規模的生還者基地，有一個成年人和三個中學生，如果收到我們的信號，請向 FM 89.5MHz 或 AM 1150kHz 發送回應。我們需要外界的情報，通話結束。」

「This is Valhalla speaking, we are a small survivors' settlement at Fuk-Wah Secondary School, Siu Sai Wan. Our personnel are as follows: One adult male and three students. If you receive our signal, please send your response to FM 89.5 megahertz or AM 1150 kilohertz. We need outland's intelligence, over.」

「Assalamualaykum, kami adalah permukiman kecil para penyintas di Sekolah Menengah Fuk-Wah, Siu Sai Wan. Personel kami adalah sebagai berikut: Satu pria dewasa dan tiga siswa. Jika Anda menerima sinyal kami, silakan kirim respons Anda ke FM 89,5 megahertz atau AM 1150 kilohertz. Kami butuh intelijen Outland, ganti.」

現在，我們就坐著等消息了…

§